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吳興備志卷三十至三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檢討臣德生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林李

吳興備志卷三十

明 董斯張 撰

詭徵第二十五之一

許子將墓在豫章郡之四里昔子將以中國大亂遠來渡江隨劉繇而卒於閶門裏於時漢興平二年也吳天紀中太守吳興沈季白日於廳事上坐忽然如夢見一人着黃單衣黃巾稱汝南許子將求改埊因忽不見即求其喪不知處所遂招魂埊之命文學施遐為招魂文

豫章記

吳興施續為尋陽督能言論有門生亦有理意常秉無鬼論忽有一黑衣白帢客來與共語遂及鬼神移日客詞屈乃曰君辭巧理不足僕即是鬼何以云無問鬼何以來答曰受使來取君期盡明日食時門生請乞酸苦鬼問有人似君者否門生云施續帳下都督與僕相似便與俱往與都督對坐鬼手中出一鐵鑿可尺餘安着都督頭便舉椎打之都督云頭覺微痛向來轉劇食頃

便亡搜神記

葛玄字孝先丹陽句容人號曰葛仙過武康見一人家病作請正祝妖邪邪附巫者與仙公飲公故不飲而邪妖出語不遜仙公厲聲叱曰奸鬼敢爾勑五伯拽妖邪頭附柱鞭背但聞鞭聲出血流地妖邪伏罪乃止列仙全傳

江子滙傳有壘棲其下滙東有葛仙翁祠仙翁恐壘為患令民間每歲元宵前後家家鳴鼓以壓之其聲若曰葛公在葛公在有見老人行市中形貌甚怪聞元宵鼓

謂人曰吾聽鼓聲輙頭痛不能堪奈何忽不見人以為
蛩精西吳里語
晉元康初中夜見有人坐武康縣樓上身長數丈垂膝
至地縣令會稽賀循知之曰此地本防風氏之國其防
風氏之神乎遂立廟於縣東徵異記
昇明中荆州刺史沈攸之廐中羣馬夜輙躑躅驚嘶如
似見物攸之令人伺之見一白駒以綠繩繫腹直自外
來圍者具言攸之使人夜伏櫪邊伺之俄而見白駒來

忽然復去視廐門猶閉計其踪跡直入閤內時人見之

咸謂之怪檢內人惟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以綠繩

繫穿之至夜輒脫至枕邊每爲失去曉時則還試取看

之蹄上有泥後攸之敗不知所在渚宮故事

沈休文雨夜齋中獨坐風開竹扉有一女子攜絡絲具

入門便坐風飄細雨如絲女隨風引絡絡繹不斷斷時

亦就口續之若眞絲焉燭未及跋得數兩起贈沈曰此

謂冰絲贈君造以爲冰紈忽不見沈後織成紈鮮潔明

淨不异於氷製扇當夏日甫攜在手不揺而自凉賈氏說林

吳興俞亮以永明八年補護軍府吏於常眠處聞有羊聲疑為神怪竊于戸窺之見其床下有一羊可高二尺毛色若丹光耀滿室續异記

齊豫章王蕭嶷亡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吾病未應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吾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吾痢不斷吾已訴先許還東邸當判此事便懐出青紙文書示文季云與卿少舊為呈主上也俄而失所在

文季懼不敢傳少時文惠太子薨冤魂記
梁蕭猷為吳興太守吳興故有楚霸王神像在府治廳
中猷每祭神與交飲至一斛每酬祀盡歡極醉神影亦
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為益州刺史江陽人齊狗兒反衆
十萬攻州城猷兵粮俱盡人有异心乃遥禱請救是日
有田父逢一騎絡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
里時日已晡騎舉矟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
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父問為誰曰吳興

楚王來救臨汝侯齊狗兒遂平當此時吳興祈禱于神數日無驗後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猷後封臨汝侯故神云南史

吳郡陸憑少有志行神彩秀徹篤信謙讓家湖州長城性悅山水一聞奇麗千里而往貞元乙丑歲三月遊永嘉遘疾而歿憑素與吳興沈萇友善萇夢憑顏色憔悴曰吾遊至永嘉苦疾將困君為知吾者願托家事萇悲之又叙舊歡晏語久之因述文章詁虛無之事乃謂萇

曰贈君浮雲詩一篇以寄其懷詩曰虛虛復空空瞬息天地中假合成此像吾亦非吾躬悲吟數四臨去曰憑船已發來明日午時到此執手而去及覺所記甚分明乃書而錄之如期而憑喪船至長撫孤而慟賻助倍禮詞人楊丹為之志具旌神感銘曰篤生府君美秀而文沒而不起寄音浮雲通幽記

唐藴顗為烏程尉暇日曾與同僚泛舟谿溪醉後諷詠因至道磯寺寺前是霅溪最深處俗相傳云此水深不

可測有蛟螭代為人患蹞乘醉步行還自駱駝橋遇橋破墮水直至潭底水中有人令扶尚書出冉冉至水上蹞遂得濟廣異記已見郡志古跡此加詳

大歷中有進士竇裕者家寓淮海下第將之成都至洋州無疾卒嘗與淮陰令吳興沈生善别有年矣聲塵兩絶莫知其適沈生自淮海調補金堂令至洋州舍於館亭中是夕風月清朗夜將半生獨居有所亡而不得其寢俄見一白衣丈夫自門步來且吟且嗟似有恨而不

舒者久之吟曰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館望月獨相思塵襟淚痕滿生見之甚覺類竇裕特起與語未及遂無見矣乃嘆曰吾與竇君别久矣豈為鬼耶明日駕而去行未數里有殯具路前有識者曰進士竇裕殯宮生驚即馳至館問館吏曰有進士竇裕自京游蜀至此暴亡太守命殯於南二里許道左殯宮是也即致奠拜泣而去 宣室志

元和中進士陸喬家於丹陽居有亭沼號為勝境一夕

有叩門者儀狀秀逸請其名氏曰吾沈約也聞君善詩故來候耳既而呼左右曰召青箱來俄有一兒至年可十餘歲指謂喬曰此吾愛子也以青箱為名欲繼吾學也此亦好為詩近從吾與范僕射過臺城相與感舊援筆立成諷之曰六代舊山川興王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喧闐夜月琉璃水春風卯色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宣室志

崔元亮滎陽人也奕世好道勤於香火常諷誦黄庭道

德經寶歷中授湖州刺史修黃籙齋於紫極宮有鶴二百五十六隻集降壇上內一隻立於虛皇臺頂周身皎白朱頂而已紫氣彌亘壇所自辰及酉方散杭州刺史白居易為讃元亮自是通感彌加精誠一旦於靜室誦黃庭經度人經執手爐於靜室諷經奄然化去歸葬滎陽坐龕中但有手爐法水也杜光庭神仙感遇傳

宋熙寧十年湖州知州章惇卜葬母於長興周行累日無所得夢有二人告之曰頭枕靈山脚踏白蓮惇驚起

待旦而行道問樵夫果得二山尋微路而入忽有廟宇題曰張李二王惇駭异使葬師視之穴在廟中遂禱以遷廟之意是夕大雷雨及旦廟已遷於山之東址遂以葬其母惇爲宋之奸臣而鬼亦畏之何耶西吴里語

鄱陽髙㠋就館於邑宰以無訟堂爲學舍池中蓮生花雙頭丞貫選見之曰此嘉祥也先君大觀二年在吴興鄉校肄業直廬後産此花守兵白教授率諸生來觀之折取諦玩葉間隐隱有金書先君姓名三字諸生共致

慶語勉令力學以來歲大魁相期輕薄子翕然笑曰賈癩子作狀元是天下無士也時正病瘡瘍遍體故云至秋獲薦送廷對果第一賈名安宅夷堅志

雌雄木生沈東老庵左回仙橋東其木一本二幹撐雲突兀高十餘丈枝葉秀异不辨其為何木也雄者花而不實雌者實而不花永樂間已朽人伐而薪之其根尚存回仙橋輪囷玲瓏如卿雲萬態誠奇物也沈偕詩曰聞說真仙女靈根庇萬家不知其何所指而云然東林山志

吳興備志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吳興備志卷三十一

明 董斯張 撰

詭徵第二十五之二

苟曄初任仁和尉長河堰有龍王廟每祭則有小蛇出或上香爐或飲於杯往來者謹事之堰歲數壞人以為龍所為苟疲於修築之役一日焚香設奠蛇果出爐上苟端笏數之曰有功於民者乃得祀龍廟食於此未嘗有功而歲數壞堰勞民之力為罪多矣無功有罪於國

法當殺即舉笏斬之應手碎是夕宿於近地疾風甚雨大木盡拔土人大恐而芮處之自若後卒為名臣云齊東野語

太湖漁者陸氏子舉網得蟹如斗大以瞽剪其網皆斷陸怒欲烹之其侶老於漁者曰不可吾聞龜蟹之殊類甚者必江湖之使也烹之不祥乃釋之蟹至水橫行里許方沒陸肱蟹譜

嗣秀王伯圭為安僖卜宅兆銜哀走數百里惟烏程之

菁山最佳卜之而吉然念力不能致徘徊其處一叟忽前曰官宣姓趙而欲求葬地乎王矍然曰汝何以知之叟曰嘗夢神告我矣指所卜之地以售今寢園是樓鑰崇
王行狀
憲

淳熙間烏鎮西利濟院有道人祝道誠者頗有行誼死之日見夢於鎮人黄岩縣縣丞顧元龍曰我當為公之子但公無家眷於此吾故托生黄岩民項氏家元龍夢覺甚奇之翌日訪之民有項氏婦果於是夜産一男産

婦將就蓐時亦夢一神人謂曰所生者非汝子當為顧縣丞嗣於是元龍遂收項氏子為己子以其生於岩邑故名之曰岩及元龍任滿歸其徒又夢神謂曰爾師明日未時歸可至通河橋相候其徒如期而往遇元龍元龍因道其事岩生之日即道誠之死期也岩後仕至禮部尚書烏青志

淳熙中有錢三翁者衣衲茹素脅不沾席者五十年俗呼布衲翁時德清建阜安橋屬主其事一夕謂其徒曰

翌朝有餽醬謹視之明日果有青坡村民獻醬二甕探之得銀二笏以充橋費人異其前知常摩挲橋曰此可過五百年寶慶丁亥秋震風凌雨民廬寺觀多壞此橋屹然中流片石不揺齊東野語

長興縣有老嫗採桑次被虎啣入深谷中不傷之其虎就將蹲自旦至午嫗告曰某之年邁莫有宿業否今困於此又不食乞大聖念之呼虎為大聖虎遂伸一脚於嫗前看之有一竹籤在爪下嫗曰莫要去耶虎掉尾點

頭似相感之狀嫗乃為拔之虎迅躍數四却啣之舊所並無損至夜置一鹿於門首去祿光錄

太湖之間村民耕耘之暇多事網釣以甘口腹獨沈文寶家全家好善用錢買所獲之禽魚放焉衆笑其癡沈獨為善後值疫疾人有夢見疫鬼執旗一束自相語曰除沈家放生外餘排門並可揷旗其居民三百餘家皆染疾死者過半獨沈全家獲免後享高壽而卒好生錄

劉誠意伯温元時常館於歸安花城沈氏每夜有妖化

一女子來就之劉知其妖紿曰汝欲為夫婦必擇日具酒乃可耳因與訂期劉謂其徒曰今日有客來可具酒肴待之然其人踪跡甚奇勿窺瞷至夜妖果至劉與共酌強之痛飲妖醉先就枕酣睡口中吐出一物精光耀室內劉取而吞之妖驚覺泣曰我養此丹已八百年矣欲得子精氣成上仙耳今為子所食子必為王者師我逝矣然我與子有恩明日可至某所弔我劉次日依其言往焉有一雉死於草莽間劉為瘞之劉自是神智倍

常後果佐太祖高皇帝定天下焉西吳里語

慈感寺前橋曰湖音水清澈有蚌浮水面吐珠人皆見之每風雨即有蛟龍來攫永樂中夏忠靖治水至湖宿寺中夜有神黑衣白裏率一美女來見公不為動徐詐曰久窟於此歲被鄰豪欲奪吾女若得大人一字為鎮彼即慴服不敢動公書一詩與之中有蚌傾心之句神拜領而去未幾公至吳淞江有金甲神來訴曰聘一鄰女已久無賴賺大人手筆抵塞不肯嫁請改判公張目

視之金甲神甚怖冉冉而退公因悟曰是美慈感蚌珠之仇也牒於海神次日大風雨震雹有一蛟死於錢溪之北文皇方有偵卒報知及還朝問狀對曰此皆陛下威德百神効靈聽命臣何敢與上甚悅楊文貞請錄付史館上不許萬歷己亥余游太和至荊州文貞六代孫現為兵使者對余言如此湧幢小品

忠靖金聯貝葉曉翻龍側耳珠光夜吐蚌傾心宿寺詠也

吳興唐訓科廣嘗得周公謹所著癸辛雜識見載方回事惡周之薄作一絶句解之其夜夢一丈夫曰吾宋方回也杭人周密與予有埸屋之隙作書痛謗予何以雪寃二百年後賴有子知我幸終為白之唐唯唯而寤詰旦有人送瀛奎律髓至實虛谷所編也唐曰此殆方君報我耳祝子志怪録

閔莊懿入郡齋讀書東楹忽疾風迅雷大雨如注衣領皆濕移書就西楹未及展誦忽震雷擊碎東楹棟瓦無

一遺者公獲無恙天順癸未公赴會試文場恍惚若有神助公以早投卷不與難二事皆异之世名類苑

成化間差錦衣衛官王𤅟子下江南取寶湖有陳姓者家有一鐵笛一室中吹之則一室中蠅蚋俱遁為王取去西吳里語

王雨舟名濟湖之烏鎮市人也其父王翁家巨富而性吝無子其家臨市河傍有市橋久廢矣一日有老僧至門以修橋為請翁叱數四其請益堅翁曰汝以市中募

緣吾當為主僧不肯必欲翁一力成之不得已而諾焉費之百金成焉仍建亭橋側俾僧居之僧戒律清苦時時與翁往來笑語甚相得也居且十年時翁側室有娠將就館矣一夕翁夢此僧踉蹌進門徑入閨中翁夢中大怒追逐遂醒而内室啼聲聞矣舉家大喜天明得外報云僧於半夜坐化於亭中翁大驚因命其子曰濟蓋取義於橋也雨舟後官横州别駕詞翰俱佳亦無子性坦夷有大度窮極聲色富樂終身與余先君交善此其

所自言也

碧里雜存

湖州凌漢章成化間針術神靈擅名吳浙嘗謂予先子從吾翁曰昔曾於市中見一丐者形軀長大而𠒋惡面頰天生一手掌痕有十餘丐者從之既去問於主人主人曰此丐姓聶父聶某原為司務之官因早朝從行吏失攜笏板怒甚掌其面遂仆地死後家居其妻有娠忽一白日見前吏入門徑入其室已而妻生一子掌痕宛然在面父已心知之矣始能言即有報仇之語比長日

以殺父為事父謹防之幾被其弑者屢矣夫妻相議逃避竟不知所往其子遂縱酒色為非將家業費盡而為丐云凌時感其事作詩記之曰平生不信有陰魂丐面而今見掌痕寄與世間君子道莫教結怨種冤根上

弘治癸丑湖州俞氏數演梨園飲客酒罷有二青衣持燈至曰吾乃嚴尚書府中召汝今夕演戲隨以白金半錠授之諸優如召從至一大廈雕梁畫棟席間章縫畢集惟飲食殊不可啖主公命云今夕宜演趙盾故事直

未許鳴金諸優演罷久之未曉復睡一覺乃一古廟試以白金視之寘錠也或曰國初嚴尚書舊游地也西樵野記

溪亭嚴公謁選銓曹名次已在知縣推官之列但不知何地一夕夢其家僮與其兄之僮同舟筩泥相爭蓋湖人筩以壅桑地者公急乘一採菱圓木桶浮至其所各量取泥一半而覺比榜出乃袁州府分宜縣也見聞紀訓

正德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湖州西門外漁人罾內得一魚長三尺許頭似鮎魚黑身大口無鱗似黑鯉魚四足

二足近腮二足尾如青蛙之足不知何物自是連日大風雨洪水泛溢十二月初六至二十日湖州大雪約共丈許溪河凍氷厚尺餘人船不能行者半月餘記苕

歸安姚石林先生邦材嘉靖壬午鄉薦時先外祖尚未生也夢人謂之曰君與嚴忝同舉進士注意訪求一日探婿屆騏村入塾中閱童子籍見先外祖名驚异因撫其首曰我安能待子後果同登又嘗書夢齋牕曰火燒狗尾幸在庚戌錄梅聽

嘉靖戊子秋南潯鎮有錢珂者其妻産一男六七日而死以火焚之有骨一片不化因共觀之上有宰相二字長半寸有餘字如圖書刻出陽文四圍復有邊欄端楷整齊人人傳示若記

虞長孺辛巳歲就潘公子聘讀書毘山長孺持齋禮梁皇懺衆戀其誠皆來共禮至夜懺本不收但闔户而散比明長公子啓户先入見五色香雲四合驚呼諸弟共視長孺後入猶見一角未散柱棟露積如凝珠衆共嘗

之其味各别長孺所嘗獨淡快雪堂集

金龍大王姓謝名緒建祠洪上隆慶間大司空潘季馴督漕河河塞不流司空為文責神河塞如故會司空有書史以事過洪天將暮過五伯擒以見神神坐廟内詰問書史曰若官人胡得無禮河流塞亦天數也豈吾為此厲民為語司空吾已得請於帝河將以某日通矣若掌書不敬當罰書史訴不得受扑去以告司空已而河果以某日通於是司空祇事不敢不虔馮元成集

湖州董尚書潯陽公得姑蘇某家山石高五丈連巨舟載歸至震澤舟沉墮水中公募善泅者摸石盛在一大石盤上盤可合五人抱公甚駭异命數百人次第皆起之而以石置盤孔毫末湊洽盖即當時以盛石者而某家亦不知其所始耳談

餘干李公頎為湖州守前守有卒於官者久而為厲前後太守率避中堂不敢居然無如之何李至處之不疑居數日怪輙出李有所見亟命洒掃一室四圍封護極

密止留一户出入乃盛具筵室中招之是日李盛服具賔主禮望空酬對揖讓就坐對飲久之李忽出户即隨手反扃以泥塗隙處而以太守印章封之數重嚴戒家人不得開自此終李之世怪不復出 麈餘

金澤寺側有業販者嘗遊寺中見一羅漢背有一孔手探之得金字金剛經一卷持之吳門識者曰此松雪真跡也即以二十金買之販者乃悉破羅漢背取之遂成富室忽患痢脱肛蹲踞田畔有猛犬忽來銜其肛拖出

腸而死佛亦有靈哉雲間雜記

吳興備志卷三十一

吳興備志卷三十二　　明　董斯張　撰

匡籍謌第二十六

羣書互閱頗有郢書張輒為是正之不敢依違曹茲來學獲罪先達無讓焉

南史四明

沈麟士隱吳差山時人語曰差山中有賢士張按郡志德清有吳羌山羌漢世寓公也以羌為差當正

沈重字德厚見後周書李云子重悞

顧歡吳郡鹽官人李以為吳興人悞

庾信封武康縣侯見後周書若梁書庾肩吾未嘗有比封也南北史於其父子並云封比悞矣古詩所又獨歸肩吾緣不取四史合觀之故

舊唐書三則

德宗紀以湖州刺史常衮為福建觀察使誤張考衮傳云衮再貶為潮州紀誤寫耳

錢起云吳人孟郊云洛陽人誤

衢按姑蘇志載錢起仍其悮也

姚思廉陳叔達徐齊聃徐堅沈傳師皆不書吳興人誤

姚陳徐皆自吳興入關沈自吳興徙吳

新唐書一則

宰相世系表以姚思聰為武康姚最子誤張按獨孤及

秘書監姚子彥墓志云其先馮翊蓮勺人也至高祖僧

洪從家河東祖思聰秘書少監父坦汝州梁縣丞予讀

後周書最父僧坦非僧洪則南仲裔本吳興而思聰自河東㕍非最子也當以誌碑為証

勞志亦仍其悞云姚之在吳興者皆思聰後云

宋史五則

俞汝尚孫侁敫文學士史以侁為佯誤侁字居易其非名佯審矣

葉清臣自烏程徙吳中不書自烏程誤

李心傳寓湖州史以為潮州誤詳寓公徵

髙文虎平江府吳興縣主簿誤當作吳江

莫汲字子及莫濟字子齊莫澄字子登則莫潒字子蒙無疑宋史新編從宋史刪出作子闕誤然無龜齡集如比亦不敢妄出已臆也

真西山趙正惠希懌墓志云子三人與悊與懃與憲宋史希懌與憲各傳一曰燕王八世孫一曰燕王十世孫源流昧而世次乖柯氏新編附與憲於與懽亦不倫

希懌子又有與愿為寧宗所召立為皇太子改名詢西山不之及有所避也孟至孟𡨴孟奎栝蒼彙紀稱

與愿子談志稱與篙子

陳逕通鑑續編 一則

宋景定四年遣謝奕買田湖州張按癸辛雜識知郡謝奕壽也作謝奕誤

文獻通考 一則

考云陳舜俞嘉禾張按令舉烏程人罷官歸遷居秀之白牛村詳宋史吳興其枌榆也馬氏所載殊誤大明一統志亦誤仍之

續文獻通考 四則

唐棣宜興人棣作杕宜興作吳興悞 道學考

沈文季作沈文考誤 謚法考

宗廟考云守吳興守劉太和有惠政立生祠於烏程學內張按郡乘及諸書俱未聞劉太和者明正德間劉莊襄公天和實稱吾湖循吏通考誤以天和為太和耳

劉燾善書山谷稱之曰羊欣復生考以為劉誼誤

太平御覽 五則

御覽引會稽典錄沈震烏城人按郡國志未有以烏城名者烏程東漢順帝以前屬會稽郡烏城必烏程之轉誤也御覽所傳僅錫山本舛漏殊甚如邱靈鞠亦云烏城人沈崇傃乃云吳國人太守陸納之誤為吳納孝義吳逵之誤為吳逵不可縷述姚叔祥云秀水好事家有宋世所藏御覽千卷特精妙只少七卷如覓得一奇狀也

吾烏程及福清俱有黄蘖山江淹為建安吴興令故有遊彼山詩自杼山碑有即淹賦詩之所語而談氏之志因之不觀其首云閩雲連越邊近得福州志為正其譌

元

衛

吴興太守歴官記一則

周文育子寳安孫朁守吴興者僅寳安而兼及文育與朁又以寳安為朁子俱悞辨在官師徵杭志亦仍此

大明一統志三則

到仲舉以為陳仲舉武康人悮又名宦人物兩見尤可笑

包融陸龜蒙沈括俱以為郡人悮別有辨

錢廣晉吳興長城人與平陳敏亂志云宜興人悮

浙江通志五則

何叔度何敬容並吳郡太守云吳興悮

戴顒知歸安志以顒為融悮

常楙見宋史楙作懋誤姑蘇志勞浦唐三志武康志並誤

陸龜蒙吳興郡佐寓長城志云郡人誤

危楨知潮州見宋史志云知湖州誤

勞志十二則

志云元仲景遷吳興太守張按梁書元景仲非仲景也

今正之

志云陳仲舉長城令按陳到仲舉非陳也今正之

吳興八絶只菰城嫗曹弗興兩人吳興産耳考陳壽志

及張勃吳録吳範上虞人趙達河南人皇象江都人劉

惇平原人嚴武彭城人惟宋壽未詳此云吳範皇象福增鄉人劉惇松亭鄉人趙達長興人嚴武宋壽震澤鄉人不知何据惇作淳亦誤

沈酆宋書自叙酆字有邑旁諸生皆作豊非也又陵墓條云漢有尚書令禮墓金鵝山沈氏漢時止四墓一海昏侯戎一海昏長子尚書令酆一海昏少子河間相景

一景子荆州刺史彦

志云八聖寺梁青州節度使沈子真捨宅張按節度之

名昉於唐今正刺史

水晶宫本唐刺史楊漢公詩漢公字用又志云楊傑字

次公誤次公號無為居士與東坡遊宋也未嘗守湖也

沈君諒武后相見唐宰相世系表志云君亮誤

黄龍光三字山谷書見輟耕録癸辛雜識徐氏掌故勞

以為蘇仙書誤

文同元豐中出守吴興至宛邱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

正坐而逝未嘗届任也志混入名宦誤

談志載歸安南園記碑吏部侍郎萬鍾家世錢塘卜宅橫塘之上洪邁為作記其人慶元時人也勞志以為宋季人且云國勢日危致仕家居元世祖三徵之卒不應以流寓為郡人以寧宗為季葉又以吏部侍郎為待制一事而三誤矣

沈括居錢塘見宋史及王安石撰括父沈周墓志曾鞏撰括母壽昌許太君墓志其集名長興以括嘗封長興開國男也志以為郡人唐志以為武康人盖據安石志

中括四世祖從武康徙杭耳

文獻通考云括之父曰周遹之父曰扶扶之父曰同皆以進士起家官皆至太常少卿王荆公集樂安程太君二志文通及遜銘其伯父振之墓可考志以振亦郡人誤

莫君陳子不知凡幾而其孫命名各由伯以及仲砥子仲虛仲珪覲談志進士表莫柯下注祖仲珪父漳可見勞志謂豫漳為伯虛子並未詳談於砥傳末注孫潒字

義也如嶓孫澄非伯鎔子亦别提出意其父必以仲名
矣仲珪官侍郎著修行淨土法名後序見樂邦文類

談志四則

晉太常殷融誤以為齊吏部尚書宋寧朔將軍邱珍孫
誤以為梁太守並正之見陵墓類
陸修靜志以為德清人誤
烏程令萬彧志以為萬瑊誤
胡仔同父舜陟叔舜申寓湖談不言其流寓浦直言爲

程人誤

浦志八則

志云知州事王回字深甫張按宋有三王回一字深甫閩人一字景深仙遊人皆神哲二廟時人此則南渡後又一王回字亞夫瑞安人見楊誠齋集非閩産也

知州事王信字公亮誤張按公亮太原人宋初驍將屢立戰功此麗水人王信字誠之宋史可據也

吳興舊志園第條載崔元亮故宅在長興縣西崔灣元

和中為吳興刺史因家焉浦志亦同黄志則曰湖州刺史崔植籍我崔元亮字晦叔歷湖曹二州後為虢州刺史卒歸葬滏陽並無家於長興之說又考崔植字公修京兆人長慶初為宰相不曾出守湖州及查藏衍舊志云崔祐甫之後有居邑崔瀠者家藏韓愈所作祐甫墓銘又藏崔逖崔植誥勅數軸理或然也以下三則見顧應祥長興志辨證

宋末趙卯發權通判池州元兵渡江池守王起宗棄官

去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守禦計及元兵臨城都統張林已降卯發知不可守謂其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僕婢悉遣之書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與雍氏縊死於從容堂巴延入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嘆息為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志因誤以節義成雙之詩為安吉太守趙良淳所作浦志遂謂趙良

淳同妻雍氏縊死於集芳軒夫以卯發詩為良淳所作已誤矣以卯發妻為良淳妻使雍氏有知寧不怨於地下乎故特為之辨

吳貴歸係孝豐魚池鄉人其父貴州當軍娶貴州婦生子帯回故名貴歸今其族裔甚繁即孝豐吳家也所据之山在吳氏相近西吳里語謬載正統十三年長興吳貴歸與安吉梅富作亂浦志又謂永樂十二年安吉梅富二長興吳貴歸合黨謀亂陽武侯薛禄帥兵討平之

皆不考其實且安吉州志明載永樂間魚池鄉吴貴歸作亂長興安吉相繼騷動又與梅富生不同時今改正
吴均傳云刺史柳惲辟為主簿誤按太守為刺史創隋唐間前此無是也
浦志及歸安舊志咸淳十年狀元為趙良健按宋史則王龍澤也且勞志進士表止於七年浦唐當為施憲副
儒姥溪敕祠疏誤耳元儁
張稚通有勝國歸安志係抄本借丁長孺而不及索

衢托友人訪之亦無以應此書若在必多逸事而兩狀頭豈誤至此乎識以寓慨

舊志紹定二年狀元黄朴歸安人福州志云侯官人癸辛雜識亦云是科省元陳松龍狀元黄朴皆福人故真文忠回黄啟云鰲頭並出於九仙元衢

癸辛雜識云張先天聖八年進士志云康定不知康定無開科之歲也以宋史及各郡恭之自明元衢

唐志二十則

沈約宋書元嘉十九年白黿見餘杭吳興太守文道思以聞今第一卷云元嘉十年袁道思誤

郡守杜孺休作杜孺林

盛申甫作申輔誤

郝鑒元湖州摠管志中附安定墓下作郝鎰誤

宋道判陳能千見建寧府志志作陳能誤

江淹建安吳興令非苕也混入誤江秉之作江原之誤

余端禮烏程令見宋史志以余為俞誤

梁沈浚殉侯景之難志以為竣誤同時有一沈浚在南

史文學傳志混為一人耳

吳喜臨安人卜天與餘杭人臨安餘杭南宋俱為吳興今删之

沈重大同八年為博士入後周定鍾律志云天監中誤

陳夷行志云長興人張考諸書及勞浦二志並不載唐宰相世系表云潁川陳忠不知所承忠即夷行父也志何据而入之按姚宗自吳興徙陜不踰五世自陳亡至武后不踰百年獨不可援沈括例志之乎捨元之而入

夷行殊不可解

施延字君子沛國人見後漢書順帝紀及太平御覽海鹽志當時或寓吳興非郡産也唐仍勞志之誤當正

何㮚仙井人志云郡人誤

景定二年榜首方山京見宋史新編志以為方嵩誤勞志以為方景亦誤

政和八年進士嘉王榜按文獻通考時朝廷以帝冑不可先多士擢第二人王昻為首志以嘉王為王嘉誤八

閩通志以為重和元年
寺觀類載恭惠王趙澧誤按秀王師揆贈太傅澧王謚
恭惠見宋史
古蹟類孔姥墩以姥為老誤
陵廟類載漢禮部郎中錢敞誤漢世但有尚書郎宇文
氏始設禮部之名唐神堯初置禮部郎中兩漢無此官
制也
學校類載安定書院魯𫞐記按勞志安定書院夫子燕

居堂碑銘江浙叅政富珠哩翀撰今正

志云令狐綯守湖州有惠政按新舊兩唐書綯爲奇章黨人擠衛公不遺餘力其節度淮南時懦緩不爲備賊龐勛僞降綯信之請假勛節鉞勛乘閒擊綯大破之綯之出將入相乃爾可發一大噱又廣閱郡乘自談鑰而下數種並不言綯在湖有惠政乃新志别得之千載後乎此叚殊不可解

孟之縉妻趙氏名孟桂後爲尼改名妙惠見癸辛雜識

志云名妙惠誤

掌故集十六則

周喬傳王誕誤當作廣陵王誕

袁玄瑛即袁秀字也集兩出似屬兩人誤

顧憲西陵增稅議當入田賦考入官業誤

張摶為湖州刺史見新唐書談志云自中大夫拜徐云志以摶列在太守或自郡丞遷授何耶張按唐書職官志諸州有别駕一人長史一人司馬一人通典云至唐

而郡丞廢矣唐書陸龜蒙傳亦僅云摶辟以自佐何據而以陸為郡丞耶

按詩話總龜云磁湖鎮道士磯在楚中西塞山下薛能西塞山詩西塞收雲盡南湖片月斜宋書臧質敗走南湖以荷自蔽即此地也徐以為磁湖鎮道士磯並在吳興誤藝文載陶峴詩亦誤峴作現誤中之誤事見甘澤語載太平廣記第四百二十卷

吳柔勝空城人礽妻𡖖氏生源泳流寓新市再妻吳興

沈氏生淵潛其後淵之子復歸宣州今甲子孝廉吳休明桑勝後裔也自桑勝至休明十四世譜載甚詳故新市有狀元橋可據潛臨殁有湖州生循州死數語長谷公何據而改宣城為溧水且謂桑勝未嘗寓湖淵潛非新市産耶

凌懋翁安吉人以為歸安誤

程郇烏程人以薦入官以為歸安進士誤

姚昌言靜海人姚鉉合肥人唐文粹序中云云志郡望

也徐云吳興人誤

愚齋集林靜所著見宋潛溪集徐云沈覬誤

唐施肩吾之為湖人掌故據晁公武讀書志載之嚴州志謂肩吾分水人與同邑徐凝同舉進士學仙隱洪以書招凝莫知所終其裔施憲家藏及第告身題鄉貢進士施肩吾年三十五歲注睦州分水縣桐峴鄉寶城里身為寄客習禮記雜文時務策據寄客二字當從吳興遷耶

安吉太守趙公雙節之碑已辨誤在浦志

萬嵗歷云太和中烏程閣下生蓮花張按太和晉廢帝紀年也徐以為唐憲宗且傳以臆説不知憲宗紀年元和也今正之

宣和二十八年蘓湖大水誤按宣和僅七年耳考宋史湖秀諸州饑在紹興二十九年徐誤以紹興二十九年為宣和二十九年今正之

卞山楚王神廟梁簡文帝作碑徐以為事佛不殺乃楚

王英非項王也張按南齊書吳興有項羽神太守到郡必祀以軛下牛李安民奉佛法到郡不與神牛云云今簡文碑中所稱楚王弘茲釋教止獻車牛者正指李安民事也徐何據而以楚王英當之耶

倪偁見文獻通考徐以偁為稱誤

西吳里語十則

後漢抗徐封烏程東鄉侯范曄書附度尚傳里語誤以為度上封當正之

孟東野送從叔簡東歸詩載文苑英華里語云歸吳興何据簡平昌人常州刺史見唐書非苕人也唐人大都宗郡望是以有從叔稱耳

唐詢字彥猷湖州守此云唐詢彥名與字混為一又少一猷字誤

李商隱西亭詩不指地此云湖州西亭誤

施宿之父元之歷左司諫見渭南集此云宿官司諫誤

南齊書王僧孺傳虞羲會稽人卒於晉安王侍郎邸國

賓吳興人里語以邱國賓為晉安王侍郎大可笑張又
按晉安閩郡名也宋晉安王子勛齊晉安王子懋可証里
語乃以為晉之安王更可笑
丁度知湖州民有抵茶禁者受千錢代鞭背此云盛度
宋史兩人同傳恐誤憶耳
釋通惠即贊寧兩出誤
彭祖丁令威廉頗伍員荊軻藺相如蕭何嚴光石崇毛
寶王僧辯狄仁傑俱云吳興人此何異盲婦弄琵琶演

小說耶

後周書樂僑異遜湖州刺史按後魏廢帝元年以南襄州為湖州天和二年省洞州入湖州取楚洞庭為義非苕也里語混載之誤

後周席固薛慎皇甫道周俱湖州刺史姚僧垣贈荊湖二州刺史不獨樂異二人也

長興志 二則

陳夷行悞入巳辨在郡志

趙卯發見宋史志以卯為昂誤

宋德祐初元兵入四安鎮鎮將吳明死之志云陳明誤

趙昂發作邛發亦誤

臧衍長興志一則

通鑑魏有安州刺史鉗耳康買姓氏英賢傳梁天監初有鉗耳期陵自河南歸化又同祖光並仕魏為三品隋書有九門令鉗耳文徹唐書有鉗耳大福廣異記有竺山縣丞鉗耳含光北史後梁蕭綜嫁從父妹於鉗耳氏蓋夷姓也

唐長興令鉗耳知命藏以鉗耳為姓名知命為字可笑

德清志一則

紫極觀沈道思所捨宅見勞志志以為文道思誤張掖吳興劉宋時相繼有三守一文道思一沈道思一袁洵字道思每易淆誤故特表出之耳

安吉志二則

袁説友建安人寓苕中志以為安吉人誤

胡長孺汲仲金華人志云胡碭山人誤

茗雲野史 王道隆 一則

沈烱亡自事仇王識之良是然初明自内南還為陳世聞人卒謚曰恭子王云卒受顯僇不讀史之尤也

峴山志 一則

衢按勞志寶元中滕宗諒于南國立五亭慶歷九年馬尋常宴六老於此以宋寶元為唐寶歷以宴客之馬尋即為宗諒俱誤

烏青志 二則

烏重胤見唐書志載烏贊傳云仲胤當以唐書為証索度明王廟碑云孫氏世居湖郡考陳壽書堅世仕吳家於富春堅初封烏程侯其後皓亦封烏程未聞為郡人也張按漢世富春尚隸吳郡碑中湖字當為吳字無疑志又載索靖廟碑云孫權為張伯英之出尤誕謾不足據即如利濟院張循王香火院今遂譌以為睢陽矣三高祠祀蘇子瞻米元章陳賢良也嘉禾圖經桐鄉志並以賢良為簡齋曾祖又大誤張按今舉烏程人簡齋

則洛中八俊之一宋史犁然在也未窺史籍輒紀輿圖寧免旁觀者也

書錄解題一則

方勺婺人詳泊宅編及吳思道集直齋云嚴瀨人徐長谷亦仍其誤

米襄陽志林一則

志林云蘇養直紳之後頌之族也殊可笑按頌即紳子也頌元祐中執政養直與其父堅俱從東坡遊若養直

為紳之後則堅與頌實昆弟行頌其伯叔也稱親姪為疏族可乎

七修類藁二則

周密號泗水潛夫因雪溪合四水為一也更四為泗謂出山東魯縣誤又前有沈宋後有錢郎郎謂郎士元也以周郎等列之亦誤

史書佔畢一則

南渡初尚書左丞葉夢得居弁山因號石林据水東日

記載其所撰譜稱曾祖綗葬蘇州寳華山遂為吳郡人
則宋史似非誤若與真西山同時撫州守秘書丞葉夢
得自貴溪遷金谿石門別號是齋建石林書院性理大
全引石林葉氏即斯人也胡元瑞乃地曰松陽官曰尚
書且以二人皆徙湖州誤矣天聖間進士兩張先俱字
子野其號張三影年八十二者湖州人其僅善筆札年
四十八者博州人乃謂俱能詩俱壽考至歸三影於博
何讀齊東野語及歐陽公集鹵莽至此甚矣著書之難

也

碧里雜存一則

碧里雜存載成化間宮人周氏一詩云烏程周溥之姊溥以貢士至別駕考郡志貢士表無溥名以孝廉為別駕者沈溥也烏程新志載沈大姑事甚詳又載宮詞二首王氏耳談以為永陵沈太妃所作亦誤

春渚紀聞一則

何薳以余拂為南宮魁按馬端臨通考云元符三年進

士省元狀元皆李釜紀聞云余排誤

北夢瑣言一則

沈詢傅師子也孫光憲云沈侍郎亞之子也亞之官不至侍郎又一事而兩誤矣

道山清話一則

宋有兩張先俱字子野三影吳興人其一開封人孝章皇后戚黨歐陽公銘其墓者也見王照新志清話云即

三影誤

史記正義一則

吳太伯世家云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正義引杜預曰吳興烏程縣南也按子長之意謂虞滅而吳始興耳張守節遂以吳興郡名附會之大可笑

丞史二則

吳澄傳附守文諒按守文子貞名公諒以公諒為諒誤長卿可稱曰司馬相耶史崇簡然字句有必不可刪處此類是也

陳樞仕尚書員外郎見曾鞏志鄧直以為尚書誤南畿志亦然

松雪齋集二則

先侍郎阡表女孟㞤集誤作孟銀松雪有手書今玄窂先生勒之鴻寶堂帖中可据也觀堂記澧王師撥誤撥當作撥此集在大同府署中譌字特多吾郡倘有同調刊之吳中足為水晶宮吐氣

道園學古錄三則

年隆山墓志云祖子才謚清惠按元史及黄溍隆山集序俱云子才謚清忠當以史為正誌又云應龍字伯成按溍序及戴表元壽席詩序云字成甫虞公偶誤書耳元史亦然

開國功臣錄一則

辛丑歲十月張士誠趨長興劉成擊敗之禽其將宋元帥及甲辰十日又云獲其元帥宋興祖何耶今刪其一存甲辰所獲之名

崇德志則一

志稱時檄長于識鑒嘗擇婿得湖州張孝祥後及第爲時名士按宋史孝祥烏程人唱第後曹泳揖于殿廷以請婚爲言孝祥不答又按萬姓通譜喻樗有二女富人交請婚不許及見汪洋張孝祥曰佳婿也遂以妻之以樗爲檄何据兩浙名賢録亦仍此誤

太平府志則一

胡仔舜陟之子績溪人寓吳興以蔭入仕宋史徽志及

浮溪集可証志以為當塗人且云崇寧五年進士俱誤

氏族大全一則

沈光號肉飛仙隋亡歸唐張按隋書光復仇殉化及之難楊氏忠臣也何緣歸唐耶

萬姓統譜一則

沈戎説降劇賊尹良封海昏侯辭不就見談志譜以尹良為烏程人封海昏大誤

東林山志二則

薛昂杭人諂事蔡京躐尚書左丞嘗誤呼京名自掌其面見宋史志云里人誤

志云孟淳太平總管按守太平者淳父之縉也志誤

劉鳳吳釋傳一則

端師子居吳山之觧空院乃長興之吳山傳屬之姑蘇誤

陝西通志一則

沈下賢居烏程小敷山見杜牧之垂吊詩自晁公武誤

云長安人而志亦列之藝文矣

廣西通志一則

録胡銓封事者宜興進士吳師古見宋史志易為吳興誤

臨川集一則

沈遘封長興縣伯見西溪集臨川以長興為長安誤

南豐集一則

壽安縣君錢氏墓志云曾祖考宣德軍節度使湛誤湛

當作偡見宋史

吳興備志卷三十二